

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五十一輯
沈雲龍主編

臺

灣

詩

乘

連橫撰

附：臺灣詩薈雜文鈔

文海出版社

有限公司
印行

臺
灣
詩
乘

連

橫

蘇序

連子既成「臺灣通史」之三年，益以其間撰爲「臺灣詩乘」一書。書成，屬序於余。余惟詩之存亡，豈不重視其人哉？遜清三百年間，前後稱詩者衆矣。自漁洋、秋谷、愚山、初白諸子以來，各家流派，雖互有得失，然風騷壇坫，迭爲主盟；獨臺灣以邊陲僻處，遠介東壘，卒未獲左旗右鼓，馳騁中原，以爭黃池一日之長。間有寓賢、名宦如沈斯庵、唐薇卿輩所謂「福臺新詠」、「斐亭詩畸」者，曾幾何時而聲銷采匿，幾幾乎與太液之波、昆明之灰同歸閔寂也。蓋風氣之所塞、壤地之所囿、才力之所絀，實無人焉爲之表彰而羽翼之。詩之亡，匪自今日始也。

連子以抑塞磊落之才，丁否阨流離之會，間嘗涉江踰河，弔舊都，歌易水，北至瀋陽、山海關外，所過山川都邑之沿革，聲華文物之盛衰，激昂豪宕，一寓於詩。連子之詩姑勿論，獨念連子崛起榛蕪，慨然以表彰羽儀之功引爲己任，卒使沉淵之珠騰於赤水、埋幽之劍煥於豐城，炳炳琅琅，於今爲烈。意者天殆欲昌明詩教於邊陲僻處之區，而特特以表彰羽儀之功歸我連子也！往者顧俠君選元詩，夢古衣冠來拜者數百人；王德甫撰「湖海詩傳」成，同時有捧書飲泣者。蓋詩文之道，感乎幽明。異日此編一出，風行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www.docsriver.com 商家 本本书店
内容不排斥 转载、转发、转卖 行为
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

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，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

www.docsriver.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
更多**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**在电脑端打开链接
<http://www.docsriver.com/shop.php?id=3665>



海內，方且左旗右鼓，馳驟中原，以爭黃池一日之長。微我連子，其誰屬乎？然則連子表彰羽儀之功，顧不偉歟！顧不偉歟！

壬戌冬節，晉江蘇鏡潭菱槎甫序於淡江寓廬。

自序

「臺灣通史」既刊之後，乃集古今之詩，刺其有繫臺灣者編而次之，名曰「詩乘」。子輿有言，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然後「春秋」作。是詩則史也，史則詩也。余撰此編，亦本斯意。

夫臺灣固無史也，又無詩也。臺爲海上荒土，我先民入而拓之，以長育子姓，艱難締造之功多，而優遊歌舞之事少；我臺灣之無詩者，時也，亦勢也。明社既屋，漢族流離，瞻顧神州，黯然無色，而我延平郡王以一成旅，志切中興，我先民之奔走疏附者，漸忠勵義，共麾天戈，同仇敵愾之心堅，而挖雅揚風之意薄；我臺灣之無詩者，時也，亦勢也。清人奄有，文事漸興，士趣科名，家傳制藝，二三俊秀始以詩鳴。遊宦寓公亦多吟詠，重以輿圖易色，民氣飄搖，侏僚不平，悲歌慷慨，發揚蹈厲，凌轢前人；臺灣之詩今日之盛者，時也，亦勢也。

然而余之所戚者則無史。無史之痛，余已言之。十稔以來，孜孜矻矻，以事「通史」；又以餘暇而成「詩乘」。則余亦可稍慰矣。然而經營慘澹之中，尙有璀璨陸離之望。是詩是史，可與可群。讀此編者，其亦有感於變風、變雅之會也歟！

辛酉花朝，臺南連橫序於臺北大遯山房。

題詞

遺山野史少陵詩，今日於君並見之。千古才人一枝筆，相憐傳世總傷時。
難得知書有細君，十年相伴助文情。從來修史無茲福，半臂虛誇宋子京。
掌故搜羅三百年，幾多佳句集毫顛。任公尚有游臺稿，好採遺珠續後編。
鹿耳鯤身壯海東，延平劍氣尙磨空。不須更寫滄桑感，還我河山指顧中。
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，吳興陳其采題。

臺灣詩乘卷一

臺灣連 橫撰

臺灣爲海上荒土，我延平郡王入而拓之，以保存漢族；宏功偉績，震曜坤輿，具載「臺灣通史」。聞王克臺後，頗事吟詠，而不留隻字。豈當玄黃之際，王之子孫闕而不發歟？余從各處搜羅，僅得一首，爲登峴石山；是爲北征之時，師次京口所作。詩曰：『黃葉古祠裏，秋風寒殿開。沉沉松柏老，冥冥鳥飛迴。碑碣空埋地，庭階盡雜苔。此地到人少，塵世轉堪哀！』

延平郡王之詩，既載之矣，嗣有友人傳示一首，爲王手書，現存平戶某所；惜不知其題目，似爲遊覽之作。詩曰：『破屋荒畦趁水灣，行人漸少鳥聲閒。偶迷沙路曾來處，始踏苔巖常望山。樵戶秋深知露冷，僧扉晝靜任雲關。霜林獨愛新紅好，更入風泉亂壑間』。

平戶在日本肥前國，與長崎隔帶水，有千里濱，延平降誕之地也。清嘉慶元年壬子（按嘉慶元年爲丙辰，壬子係乾隆五十七年；經查原稿，確係壬子）冬十二月，藩主松浦乾齋公命建慶誕芳縱碑，葉山高行撰文，多賀嘉彰書冊，而自係銘。碑高可丈餘；旁

有椎，幹老葉茂，聞爲延平幼時所植，至今寶之。

臺灣之名始於明季，而澎湖見於隋代。及唐中葉，施肩吾始率其族居此。肩吾，汾水人，元和中舉進士，隱居不仕，有詩行世。其題澎湖云：「腥臊海邊多鬼市，島夷居處無鄉里。黑皮年少學採珠，手把生犀照鹹水」。是此居民尙爲島夷，故有「黑皮年少」之語。然澎湖之有華人，遠在秦、漢之際。或曰：楚滅越，越之子孫遷於閩，流落海上，或居於澎湖。是華人之來也已久，惟不見於載籍爾。

有明之末，海氛不靖，閩、粵戒嚴。天啓二年，荷人再乞互市，明廷不許，遂據澎湖。四年春，福建巡撫南居益遣總兵俞咨皋討之，荷人大敗，擒其將高文律，斬之以徇。八月，荷人請和，乃去澎湖而入臺灣。是時居益至廈門，調集水師，籌軍務，故有視師中左所之詩。中左所者，廈門也。詩曰：「寥廓閩天際，縱橫島嶼微。長風吹浪立，片雨挾潮飛。半夜防維楫，中流謹衲衣。聽雞頻起舞，萬里待揚威」。其二：「一區精衛土，孤戍海南邊。潮湧三軍氣，雲蒸萬竈煙。有山堪砥柱，無地足屯田。貔虎聊防汎，蛟龍藉穩眠」。此詩第一首僅言駐廈用兵之事，而第二首則言澎湖之險要。「有山」、「無地」兩句，可作一篇防海論。

沈斯庵太僕以永曆三年入臺，時臺爲荷人所據，受一廛以居，極旅人之困，弗恤也。及延平至，待以賓禮。清軍得臺後，卒於諸羅。斯庵名光文，字文開，浙之鄞人也；居臺三十餘年。自荷蘭以至鄭氏三世盛衰，皆目擊其事。著書甚多，臺灣文獻推爲初祖；然書已散佚。余搜輯其詩，僅得六十有九首，編爲一卷，列於「臺灣詩存」。

憶感云：「暫將一葦向東溟，來往隨波總未寧。忽見游雲歸別塢，又看飛雁落前汀。夢中尙有嬌兒女，燈下惟餘瘦影形。苦趣不堪重記憶，臨晨獨眺遠山青」。

慨賦云：「憶自南來征邁移，催人頭白強扶持。樂同泌水風何冷，飲學秋蟬露不時。最幸家貧眠亦穩，堪憐歲熟我仍飢。仰天自笑渾無策，欲向西山問伯夷」。

斯庵有己亥除夕之詩。己亥永曆十三年，荷蘭尙據臺灣，則其困乏尤可知矣。詩曰：「年年送窮窮愈留，今年不送窮且羞。窮亦知羞窮自去，明朝恰與新年遇。贈我椒尊屬故交，頻頻推解爲同胞。客路相依十四載，明年此日知何在。修門遙遙路難通，古來擊楫更誰同。也憐窶空嗟無告，猶欲堅持冰雪操。爆竹聲喧似故鄉，繁華滿目總堪傷。起去看天天未曉，雞聲一唱殘年了」。

永曆十五年，延平克臺灣，中士士大夫多從之至。聞斯庵在，大喜，各以相見爲幸。故其集中頗有唱酬之作。如謝王愧兩司馬見贈云：「廿載仰鴻名，南來幸識荆。忘機同海客，尊義締寒盟。霖雨時思切，東山望不輕。流離誰似我，周急藉先生」。盧司馬

惠朱薯賦謝云：「隔城遙望處，秋水正依依。煮石煙猶冷，乘桴人未歸。調饑思飽德，同餓喜分薇。舊事縈懷抱（司馬昔爲我郡兵憲），于今更不違」。齊价人旋禾，未及言別，茲承柬寄，欣和云：「忽帶青雲去，惟將逸韻留。剡舟知待雪，陶徑已辭秋。風足高山水，光原燦斗牛。瑤華承寄問，多病獲新瘳」。按王司馬字長孺，號愧兩，福建惠安人，官至兵部左侍郎，後卒於臺。盧司馬名若騰，字閑之，號牧洲，福建同安人，官至兵部尙書，後卒於澎。而齊价人未詳。

斯庵又有別顧南金，洪七峰二詩，亦同客臺灣者。南金，浙江黃巖人，曾任江南糧儲道，駐京口，延平北伐之時來歸，遷之臺灣。七峰疑洪旭之族人；旭字九峰，同安人，爲延平部將。

別顧南金云：「明知苦節却艱貞，九載相憐藉友聲。邱壑有懷推老大，色言欲避笑愚生。入山地近區南北（南金移居南路），此日情深勝弟兄。安得時時慰依傍，長如鷗鷺得隨行」。

別洪七峰云：「鷺島初來便識君，東山又共學耕耘。髮膚無恙悲徒老，著述方成悔欲焚。忽作閒心同倦鳥，俄焉長揖別高雲。從今只合言於野，理亂都將置不聞」。

野史載延平薨，子經嗣，頗改父之臣與政。斯庵作賦有所諷。或譖之，乃變服爲僧，逃入羅漢門山中。或以言解之於經，乃免。斯庵集中有山居八首，當作於是時也。詩

曰：

「戰攻人世界，隱我入山間。且作耽詩癖，誰云運甕閒。松杉生遠影，風雨隔前灣。天路遙看近，歸雲共鶴還。」

「生平未了志，每每託逃禪。不遂清時適，聊耽野趣偏。遠鐘留夜月，寒雨靜江天。拯渙方乘木，才弘利涉川。」

「念此朝宗義，孤衷每鬱鬱。未能支厦屋，祇可託漁樵。冀作雲中鶴，來聽海上潮。長安難得去，不是爲途遙。」

「已當天末處，地亦近南交。欲雨虛帷潤，無家壯志拋。桐看幾落葉，燕記屢營巢。正作還鄉夢，虛窓竹亂敲。」

「只說暫來爾，淹留可奈何。驅羊勞化石，返舍擬揮戈。我恥周旋倦，人言厭惡多。旅途宜自惜，慨以當長歌。」

「雲間長抱石，鷗夢淺依沙。山靜能容客，潮流直到家。苟全徒倚便，小隱困窮加。不識春風面，何人問落花？」

「餓已千秋久，人堪飯首陽。苦憂徒反側，無事笑徜徉。慨想風雲合，廻思雨露長。祇今空寂寞，能不戀滄浪？」

「長松不可俯，遠視立亭亭。月色來窓曙，山光到海青。荒村餘古意，老鶴愛修翎。」

。正發臨池興，憂來筆又停」。

斯庵又有感懷八首，亦是時之作。詩曰：

「未伸靖節志，居此積憂忡。退避依麋侶，流離傍蜃宮。身閒因性懶，我拙任人工。島上風威厲，衾寒夢未終」。

「採薇思往事，千古仰高蹤。放棄成吾逸，逢迎自昔慵。花枯邀雨潤，山險倩雲封。卽此煙霞外，心清聽晚鐘」。

「不改棲遲趣，偏因詩酒降。晨風搖遠樹，夜月照寒缸。地靜長留古，心幽豈逐老。興來懷友處，結韻老梅椿」。

「蓬蒿長仲蔚，卜亦賣成都。獨釣月千尺，分耕雲半區。樂饑水有泌，行乞市非吳。但是棲依者，相從莫問途」。

「朋來閒話舊，感歎到斜曛。聯袂招新月，分途送暮雲。梅寒搖夢影，筆凍冷花紋。興倦登樓矣，依劉今未聞」。

「往事平生恨，株牽且俟河。觸藩誰遣觸，磨蝎命先磨。海嶼薇原少，天南雁不過。支扉當夜靜，霜月影婆娑」。

「南來積歲月，又看荔將花。志欲希前輩，時方重北衙。隱心隨倦羽，寒夢繞歸槎。忽覺疑仙去，新嘗蒙頂茶」。

『忽爾春將半，居諸不肯停。新詩縈雪夢，愁思入寒局。同調孚聲氣，時賢重典型。敝廬依大武，遙接數峰青』。

按大武巒在今嘉義之東二十里。

斯庵又有思歸之詩；以第六首結句觀之，則居臺已十年矣。中原易主，故國久墟，又何必作歸計哉！詩曰：

『歲歲思歸思不窮，泣歧無路更誰同。蟬鳴吸露高難飽，鶴去凌霄路自空。青海濤奔花浪雪，商飈夜動葉梢風。待看塞雁南飛至，問訊還應過越東』。

『颯颯風聲到竹窓，客途秋思更難降。霜飛北岸天分界，月照家園晚渡江。蓬島無薇增餓色，閒庭有菊映新缸。夜深尋友沿溪去，怕叩柴門驚吠尨』。

『我貴何妨知我希，秋山閒看倚荆扉。濤聲細細松間落，雪影搖搖荻上飛。詩瘦自憐同骨瘦，身微却喜共名微。家鄉昔日太平事，晚稻香新紫蟹肥』。

『潮水始從天外來，澄光一片隱樓臺。東山興懶藏游屐，栗里花殘覆酒杯。熟慣窮愁詩債逼，久安寂寞道心開。洗心欲挽河猶遠，利涉當前藉大才』。

『不飛霜色到疏林，蘆雪楓丹秋已深。民習耕漁因土瘠，天留風月絕塵侵。山容漸老添詩料，海氣凝寒動客心。絺綌自看還敝甚，無衣空搗月明砧』。

『山空客睡欲厭厭，可奈愁思夢裏添。竹和風聲幽戛籟，桐篩月影靜穿簾。暫言放

浪樵漁尹，久作栖遲貧病兼。故國霜華渾不見，海秋已過十年淹。

鄞縣張蒼水尚書曾與延平郡王北伐，招撫江西，敗後入海，嗣與王同定臺灣。及見王無西意，遺詩諒之。有「中原方逐鹿，何暇問虹梁」；王一笑而已。無何王薨，子經嗣，益鬱鬱不樂，遂散舊部，隱於浙江海上，爲清吏所得，慷慨授命；事載「臺灣通史」。尚書名煌言，字玄著，工詩文，善治兵，延平禮之。

余撰「臺灣通史」之時，係據「南雷文定」；後閱「鮑琦亭文集」，則蒼水固非隱於西湖，而遁於定海之懸嶼，其墓在杭州南屏山麓。余又得其全集，有「奇零草」四卷，徐閣公中丞在厦序之；則蒼水之詩固在，且多關臺灣及鄭氏軍事，爲錄一卷，存於「臺灣叢書」。

蒼水有感懷兼悼延平王云：「擬將威斗却居延，捧讀珠槃事渺然。龍鬪幾人開貝闕，鶴歸何處問芝田？引弓候月爭相賀，掛劍寒雲祇自憐。想到赤符重耀日，九原還起聽鈞天。」

「南雷文定」所載「中原方逐鹿，何暇問虹梁」之句，余讀「奇零草」，爲蒼水送羅子木之臺灣之詩，而非寄延平也；且事亦有異。子木名綸，以字行，一作自牧，應天溧陽人，年少有奇氣，蒼水見而器之，欲留軍中，不可；既而其父爲清兵所執，誓復讎，

遂從蒼水，爲參軍，同患難。時延平伐臺灣，荷人嬰城守，數月未下，蒼水在廈命子木致書延平，勸其罷兵，移師西指，再圖中原，延平不從，故其詩曰：「中原方逐鹿，何暇問虹梁。欲攬南溟勝，聊隨北雁翔。鸞帆天外落，蝦島水中央。應笑清河客，輸君是望洋」。其二：「羽書經歲杳，猶說袞衣東。此莫非王土，胡爲用遠攻？圍師原將略，墨守亦夷風。別有藹藹見，廻戈定犬戎」。

蒼水既遣羅子木赴東都，並遺書於王司馬忠孝、沈御史佺期、徐中丞孚遠，皆在延平軍中，請其同勸延平，移師西指。而延平以臺灣初定，休兵養士，不遑兼顧。蒼水有得故人書至自臺灣之詩，則王、沈諸公之復書也。詩曰：「炎洲東望伏波船，海燕啣來五色箋。聞有象芸芝朮地，愁無雁度荻蘆天。抽簪身自逋臣幸，棄杖誰應夸父憐。祇恐幼安肥遯老，藜床皂帽亦徒然」。

「杞憂天墜屬誰支，九鼎如何繫一絲？鼇柱斷來新氣象，蜃樓留得漢威儀。故人尙感蹇裳夢，老馬難忘伏櫪時。寄語避秦島上客，衣冠黃綺總堪疑」。

蒼水集中有感事四首，則指延平經營臺灣也。詩曰：「箕子明夷後，還從徼外居。端然殊宋恪，終莫說殷墟。青海浮天濶，黃山列地虛。豈應千載下，摹擬到扶餘」。

「聞說扶桑國，依稀弱水東。人皆傳燕說，地亦闢蠶叢。篳路曾無異，桃源恐不同。鯨波萬里外，儻是大王風」。

「田橫嘗避漢，徐福亦逃秦。試問三千女，何如五百人？槎歸應有恨，劍在豈無嗔。慚愧荆蠻長，空文采藥身」。

「古曾稱白狄，今乃紀紅夷。蠻觸誰相鬪，雌雄未可知。鳩居粗得計，蜃市轉生疑。獨惜炎洲路，春來斷子規」。

張蒼水在厦之時，與徐闇公、盧牧洲、王愧兩、沈復齋諸公相唱和，故其集中頗有贈答之什，而闇公亦有送張宮保北伐、挽張宮保之詩；是其道義之交，寓於辭藻，固不以死生易節也。蒼水之作，爲錄於後。

贈徐闇公年丈云：「王謝風流誰更傳，雄文廿載國門懸。胡床高據談經日，漢室初徵射策年。每擬珊瑚爲架筆，雅聞纓組更當筵。豈知把臂蓬壺外，江左衣冠傲昔賢」。

「竹箭東南橫得名，飛來龍劍却爭鳴。誰云四海同科第？自是中原一社盟。懸楊君應稱快事，乘槎我亦歎勞生。他年若遂尊鱸興，擬共山陰道上行」。

「吾道滄洲任所遭，豈因標榜得名高。重逢尙握蘇卿節，久別誰彈鍾子操。明日開尊皆勝侶，春風入座似醇醪。偉長未便從軍老，已美文章晚更豪」。

華亭徐闇公中丞孚遠，少與夏允彝、陳子龍結幾社，以道義文章名於時，後以左僉都御史從魯王至厦門，延平客之。初，延平在南京國學，嘗欲學詩於闇公，以是尤加禮

敬，如是幾及十年。其後入臺，著「釣璜堂詩集」二十卷，中有在臺之作。爲鈔一卷，存於「臺灣叢書」，亦保存文獻之責也。集中有東寧詠一首，東寧者，臺灣也，錄之於下：「自從飄泊臻茲島，歷數飛蓬十八年。函谷誰占藏史氣，漢家空歎子卿賢。土民衣服真如古，荒嶼星河又一天。荷鋤帶笠安愚分，草木餘生任所便」。則闡公之身世淒涼可知矣。

「鮎埼亭文集」徐闡公傳，余曾採入「通史」；後讀鄞黃定文書「徐闡公傳」後，謂壬寅成功卒，魯王亦以是冬薨，闡公屏居山谷，與其後妻戴氏伐薪煨芋，僅而得存。余讀「釣璜堂詩集」，有鋤菜一篇，或作於此時耶？詩曰：「久居此島何爲乎？惡溪之惡愚公愚。半畝稻田不可治，畦中種菜三百株，晨夕桔槔那得濡？沾塊之雨昨宵下，葉裏抽莖生意殊。烹菜沽酒卿自慰，西鄰我友亦可呼。只今十載在泥塗，南雲杳杳天路逋，我欲往從乏駒駝」。

闡公寓居海上，曾與張尙書煌言、盧尙書若騰、沈都御史佺期、曹都御史從龍、陳光祿士京爲詩社，互相唱和，時稱海外幾社六子，而闡公爲之領袖。余讀其集，如贈張蒼水、沈復齋、辜在公、王愧兩、紀石青、黃臣以、陳復甫、李正青諸公，皆明季忠義之士而居臺灣者；事載「通史」。爲錄一二。

送張宮保北伐云：「上宰揮金鉞，還兵樹赤旗。留閩紆勝略，入越會雄師。制陣龍

蛇繞，應天雷雨垂。一戎扶日月，群帥奉盤匱。冒頓殘方甚，淳維種欲衰。周時今大至，漢祚不中夷。賜劍深鳴躍，星精候指麾。兩都須奠鼎，十亂待非羆。煙閣圖形偉，殷廷作楫遲。獨傷留滯客，落魄未能隨。

壽陳復甫參軍云：「世事方屯難，經營賴上材。小心參帷幄，大力運昭回。入座香風滿，懷人梁月催。笑言通夢寐，杯斝屢追陪。徐孺沉憂久，元龍爽氣開。旅途雖偃蹇，高義感風雷。頻有西園賞，無虞江夏災。欣逢瑤海使，新自日邊來。正值龍山會，兼陳戲馬臺。可令南極老，黃髮倚鄒枚」。按復甫名永華，同安人，少負才略，延平授爲參軍，官至東寧總制，卒葬臺灣，諡文正；治臺功績，推爲第一。

常雪嵩，不知何許人，徐闡公有送其安置臺灣之詩，當爲在厦所作。又有懷雪嵩云：「海外之海遷人稀，家人散盡獨居夷。估客屢來懷抱惡，小樓坐去歲華馳。夙昔嗟君心膽壯，鷹驅鷲擊不相讓。太分清濁保身疏，惠恕譴死仲翔放」。

闡公之詩，大都眷懷君國，獨抱忠貞，雖在流離顛沛之時，仍寓溫柔敦厚之意；人格之高、詩品之正，足立典型，固非藻繪之士所能媲也。余讀「釣璜堂集」，既錄其詩，復采其關繫鄭氏軍事者而載之，亦可以爲詩史也。

南望云：「寂寞栖荒島，依依望斗杓。群公猶百粵，法乘已三苗。虛佇金臺彥，何時玉燭調。殷憂開聖主，會見奏雲韶」。

聞有云：「聞有穹廬使，方當來問津。衣冠他日異，名號一時新。伍員雖仇楚，王琳還入陳。不知高嶺上，錫塚爲何人？」

東夷云：「東夷仍小醜，南仲已專征。部落哀劉石，崩奔怯楚荆。沉聞蒙面衆，皆有反戈情。一舉清江漢，何難靖九京。」

北馬云：「北馬千群至，茲丘仍寂然。晉師今不出，漢過古無先。聞有交綏約，何時多壘平？紅旗空自播，未許劔龍泉。」

卽事云：「李牧眞飛將，猶聞守趙邊。此時常笑怯，破敵乃稱賢。何假當三至，應思入九淵。奇勳成脫兔，羈客且高眠。」

同安廬牧洲尙書若騰，字閑之，以永曆十八年入臺，舟至澎湖病革；因寓太武山麓，遂卒於此，題其墓曰「有明自許先生之墓」。牧洲工文章，著作頗多。其島噫詩有殉節篇爲烈婦洪和作，詩曰：「妾爲君家數月婦，君輕別妾出門走。從軍遠涉大海東，向妾叮嚀代將母。驚聞海東水土惡，征人疾疫十而九。猶望遙傳事未眞，豈意君訃播人口！滔滔白浪拍天浮，誰爲負骨歸邱首？君骨不歸君衣存，攬衣招魂君知否？死怨君骨不同埋，生願君衣共相守。骨可灰兮怨不灰！衣可朽兮願不朽！妾怨妾願祇如此，節烈聲名妾何有？」按鄭氏經營臺灣，漳、泉人多來歸；此詩所謂「從軍大海東」，則指其

事。

諸葛璐，佚其字，明光祿卿倬之子也。倬依鄭氏，居東寧，後卒於臺；事載「通史」。璐長而明胡亡，抱璞守貞，不應科試，遨遊大江南北，著「淮上集」。金粟洞云：「紫峯虛洞雲影昏，石塔凌霄更出雲。御書金粟字能存，千載仙蹤不復聞。天高地迥雲根老，花落洞前渾不掃。夜深天宇絕纖埃，清風皓月披襟好。一枕洞中仙夢賒，洞天清曉鴉聲早。文叔住山幾多時，戶外無人餘芳草。神仙亦自有良朋，傳說書來洛陽道。」

常熟錢虞山先生謙益，字受之，號蒙叟，仕明及清，再至尙書。鄭延平少曾受學，謙益奇其才，字之曰大木。及延平出師北征，大江南北次第反正，軍聲大振。謙益聞報，和少陵秋興詩以張之；已而留都不下，鄭師敗績，復踵前韻以傷之。前後所作百數十首，曰「投筆集」，吳中士夫家多相傳寫。夫謙益以一代宗匠，身事兩朝，遭世訶責，然其眷懷故國，望斷中興，至發爲歌詩，以紓其憂憤忠懇之志，其名雖敗，其遇亦足悲矣！茲錄其詩於下。

金陵秋興八首次草堂韻（己亥七月初一作）：

「龍虎新軍舊羽林，八公草木氣森森。樓船蕩日三江湧，石馬嘶風九域陰。掃穴金

陵還地肺，埋胡紫塞慰天心。長干女唱平遼曲，萬戶愁聲息擣砧。

「雜虜橫戈倒載斜，依然南斗是中華。金銀舊識秦淮氣，雲漢新通博望槎。黑水游魂啼草地，白山新鬼哭胡笳。十年老眼重磨洗，坐看江豚蹴浪花」。

「大火西流漢再暉，金風初勁朔聲微。溝塹羯肉那堪戀，竿掛胡頭豈解飛。高帝旌旗如在眼，長沙子弟肯相違。名王俘馘生兵盡，敢道秋高牧馬肥」。

「九州一失算殘棋，幅裂區分信可悲。局內正當侵劫後，人間都道爛柯時。住山師子頻申久，起陸龍蛇撇捩遲。殺盡胡夷纔斂手，推枰何用更尋思」。

「壁壘參差疊海山，天兵照雪下雲間。生奴八部憂懸首，死虜千秋悔入關。箕尾廓清還斗極，鶉頭送喜動天顏。枕戈席藁孤臣事，敢擬逍遙供奉班」。

「戈船十萬指吳頭，太白芒寒八月秋。肥水共傳風鶴警，臺城無那紙鳶愁。白頭應笑皆遼豕，黃口誰容作海鷗？爲報新亭垂淚客，好收殘淚覽神州」。

「鈴索驚傳航海功，秋宵蠟炬井梧中。馮夷怒擊前潮鼓，颶母譴催後鷁風。蛟吐陣烟掀浪黑，猩殷袍血射波紅。秦淮賈酒唐時女，醉倒開元鶴髮翁」。

「金刀復漢事逶迤，黃鶴俄傳反覆陂。武庫再歸三尺劍，孝陵重長萬年枝。天輪只傍丹心轉，日駕全憑隻手移。孝子忠臣看異代，杜陵詩史汗青垂」。

按此詠延平北征之事。

後秋興八首（八月初二聞警而作）：

『王師橫海陣如林，士馬奔馳甲仗森。戒備偶然疏壁下，偏師何意潰城陰。憑將按劍申軍令，更插讎刀警士心。野老更闌愁不寐，誤聽刁斗作秋砧。』

『羽檄橫飛建旆斜，便應一戰決戎華。戈船迅比追風驃，戎壘高於貫月槎。編戶爭傳歸漢籍，死聲早已入胡笳。江天夜報南沙火，簇簇銀燈滿盞花。』

『龍河漢幟散沈暉，萬歲樓邊候火微。卷地樓船橫海去，射天鳴鏑夾江飛。揮戈不分旄頭在，反旆其如馬首違。嚙指奔逃看□□，重收魂魄飽甘肥。』

『由來國手算全棋，數子拋殘未足悲。小挫我當嚴傲候，驟驕彼是滅亡時。中心莫爲斜飛動，堅壁休論後起遲。換步移形須着眼，棋於誤後轉堪思。』

『兩戒關河萬里山，京江天塹屹中間。金陵要奠南朝鼎，鐵甕須爭北固關。應以縷丸臨峻坂，肯將傳舍抵犀顏。荷鋤父老雙含淚，愁見橫江虎旅班。』

『吳儂看鏡約梳頭，野老壺漿潔早秋。小隊誰教投刃去，胡兵翻爲倒戈愁。爭言殘寇同江鼠，忍見遺黎逐海鷗。京口偏師初破竹，蕩船木柿下蘇州。』

『十載傾心一旅功，御槍原廟夢魂中。每思撒豆添營壘，更欲吹毛布雨風。淮水氣連天漢白，鍾離雲捧帝車紅。南宮圖頌丹鉛在，辜負秋窗老禿翁。』

『艱難恢復勢逶迤，蟻穴何當潰澤陂。駝馬已臨迤北路，礮車猶護向南枝。雷驚犀

象牙方長，雨送蛟龍宅屢移。最喜伏波能振旅，封侯印佩許雙垂」（是役惟伏波殿後，全師而反）。

按此詠延平敗績之事。

延平郡王夫人董氏知書明大義，事載「通史」列傳。余讀其諭子經書，古茂若漢人語；唯未見其詩。頃閱近人柴萼「梵天廬叢錄」，謂鄭延平有妾名瑜，廈門人，工吟詠，有哭延平詩云：「赤手曾扶明日月，丹心猶照漢乾坤」。後入某院爲尼。萼字小梵，浙江慈谿人。此詩惜係斷句，然已足爲延平論贊。百世之後，讀其詩者猶爲神往，信乎巾幗英才也！

明寧靖王術桂，字天球，別號一元子，遼王後也；事載「通史」。入臺後，築宮西定坊，墾田竹滬，不與政事，日以耕讀自遣。而絕命詩一章，淒涼悲壯，讀之淚下。詩曰：「艱辛避海外，祇爲數莖髮。於今事已矣，不復採薇蕨」。臺人聞之，爲歎息曰：「王孫與北地爭烈矣！」

清人得臺，遊宦漸集，斯庵亦老矣，猶出而結詩社，名曰「東吟」，所稱「福臺新詠」者也。斯庵作序，中列十四人：曰無錫季蓉洲麒光、宛陵韓震西又琦、金陵趙蒼直

龍旋、福州陳克瑄鴻猷、無錫鄭紫山廷桂、武林韋念南渡、福州翁輔生德昌、無錫華蒼崖袞、會稽陳易佩元圖、金陵林貞一起元、上虞屠仲美士彥、福州何明卿士鳳、泉州陳雲卿雄略、寧波沈斯庵光文。而張鷟洲「瀛壖百詠」末章云：「福臺新詠萃群英，調絕音希孰繼聲？」註謂：「東寧詩一名「福臺新詠」，四明沈光文、宛陵韓又琦、關中趙行可、會稽陳元圖、無錫華袞、鄭廷桂、榕城林奕、丹霞吳棨、輪山楊宗城、螺陽王際慧前後唱和之作；聞吳有「桴園之集」，楊有「碧浪園詩」。按鷟洲所註之人，與東吟社序略有不同。東吟社中唯季蓉洲爲諸羅知縣，著「海外集」一卷，林貞一爲府經歷，餘皆流寓，無考。「福臺新詠」亦久失傳。余於志中，僅得陳易佩輓寧靖王一首，吉光片羽，誠足矜貴。詩曰：「匿跡文身學楚狂，飄零故國望斜陽。東平百世思風度，此地千秋有耿光。遺恨難消銀海怒，幽魂淒切玉蟾涼。荒墳草綠眠狐兔，寒雨清明枉斷腸。」

延平郡王關東都，保持明朔，忠義之氣，萬古長存。故沈斯庵「東吟詩序」謂：「鄭延平視同田島，志效扶餘」。朱景英「海東札記」非之。然齊司馬體物抵澎湖詩，其結句云：「登臨試問滄桑客，尙有田橫義士無」？是直以延平爲田橫矣。司馬滿洲人，尙作此語，視彼漢人之自矜其種，而稱爲「僞鄭」、誣爲「海寇」者，其人之賢不肖爲何如也！司馬正黃旗進士，康熙三十年任臺灣海防同知，有詩數首。其抵澎湖云：「海外遙

聞一島孤，好風經宿到澎湖。蟬含玉舌名西子，蚌吸冰輪養綠珠。蕩漾金波浮玳瑁，連環鐵網出珊瑚。登臨試問滄桑客，尙有田橫義士無？

赤嵌城云：「特立巍巍控太清。煙霞都自脚根生。羞爲白髮蠻官長。親上紅毛赤嵌城。日月過天疑見礙，魚龍駭浪盡潛驚。何堪望斷他鄉目，滄海茫茫故國情」。

竹溪寺云：「梵宮偏得占名山，兀作炎洲第一觀。澗引遠泉穿竹響，鶴從朝磬待僧餐。夜深佛火搖鮫室，雨裏蠻花墜法壇。不是許珣多愛寺，須知司馬是閒官」。

海會寺云：「冷月橫斜弔子規，當年黃幄爾徒爲？梁塵尙逐梵音起，幡影猶疑舞袖垂。風雨有時聞響屨，林花何處長胭脂？是空是色渾閒事，祇合登臨不合悲」。

彭夏琴，不知何許人，有臺灣七律四首，載於「廣陽雜記」；其詩詠鄭氏歸降之事，則作者當爲康熙時人。今錄於此，以志海桑：

「臺灣絕域貢降箋，舉族歸朝盡內遷。曆授堯封千載後，地開禹貢九州前。人民半與魚龍雜，郡縣全依島嶼偏。四十年來空倔強，至今始得罷樓船」。

「當年犀甲下扶餘，衙壁誰憐軹道車。西市赭衣魂已渺，南朝紫蓋事終虛。帆來日本通商近，邑改天興置吏初。一自孫恩分戰艦，烽煙邊海幾坵墟」。

「高華遺嶼自隋朝，營壘依然識舊標。淡水雞籠誰竟渡，颶風蜃市幾全消。乘桴何

意真浮海，叱石無能遠駕橋。抽調可憐諸將士，不教辛苦說征遼。

『窮島軍需飛檄催，蔗霜兼買鹿皮來。生番禳社三冬集，互市洋船六月開。浪嶠山形隨地盡，廈門風信逐潮回。荷蘭故土非甌脫，窺伺將毋隱禍胎』。

侯官陳昂有詠鄭氏遺事四首。彼爲清人，不得不作此語。其詩曰：

『戰屺旋師返北轅，轉教航海關乾坤。金多舊借牛皮地，水漲新通鹿耳門。赤嵌城孤遺舊業，紅彝援絕竟移屯。何緣自比虬髯客，豈味幾先讓太原』。

『片石能容百萬人，天遺圖讖應南閩。也知中國全歸漢，妄託仙源可避秦。荒島畚田登版籍，土酋番族雜流民。開荒絕勝田橫島，易世相傳尙不臣』。

『荒遠羈棲幸弗誅，敢通叛逆約齊驅。謾勞蝸戰爭天下，先自鯨吞奪海隅。三載相持誰得利，兩雄交構待全輸。彼蒼藉手平南紀，曠古新增一統圖』。

『昔年亡將濟時才，仰仗威靈涉險來。地轉海鹹生淡水，天回風颺起奔雷。官軍血戰滄波沸，逆虜魂銷劫火灰。澳嶼全收三十六，受降澎島戟門開』。

按「侯官風土志」無昂名，其寓臺當在康、雍之際。唯「冠悔堂集」論次閩詩，其詠昂云：『飢驅終歲詩爲命，曾向金陵買卜來。岳竈席床塵迹遍，榜扉傭作亦堪哀』；事雖不詳，亦可以知其概矣。

臨桂朱伯韓侍御琦曾作新鐫歌四十章，以頌有清武烈。其戰澎湖一章，則康熙平臺事也。伯韓爲道光十五年進士，官編修，著「怡志堂詩稿」。詩曰：「五馬奔江鄭氏昌，一婢生兒鄭氏亡。梟雄割據亦有數，鐵人三萬空撞搪。湖邊飛舸弄寒日，白土山前鋒盡折。永明年號那可支，奪取澎湖作巢穴。潮頭十丈忽驟高，揚旗打鼓亦自豪。猖獗短祚付孽子，吼門喧呼潮又起。五百戰艦來如飛，報道官軍入鹿耳。海外納降誰草檄，姚侯深算老無敵。生番雜處思善後，淡水何時洗鋒鏑。我聞三十六島形勢相鈎連，全閩屏蔽不可捐。雞籠易守亦易失，後來牧民當擇賢」。嗚呼！鄭氏亡矣，我讀此歌，心爲悲慟！而滿廷今亦亡矣，且舉全閩之屏蔽而棄之。早知今日，何必驅故明之忠義而盡殲之，使無容身之地？則漢奸之爲滿人效力，如施琅、姚啓聖、李光地輩亦當懺悔九泉而哀後人也！

施靖海平臺之時，仲子世綸從軍，有克澎湖詩云：「獨承恩遇出征東，仰藉天威遠建功。帶甲橫波摧窟宅，懸兵渡海列艨艟。煙消烽火千帆月，浪捲旌旗萬里風。生奪湖山三十六，將軍仍是舊英雄」。世綸字文賢，號潯江，以蔭生知泰州，歷官至兵部侍郎，出爲漕運總督，以廉明稱。著「潯江詩草」及「南堂集」。

世驥字文秉，靖海第六子也。以從軍臺灣有功，授左都督銜，歷官至福建水師提督

。朱一貴之役，統兵入臺，卒於軍次，諡勇果。「溫陵詩紀」載其一詩，可謂儒將風流矣。滄墅晚眺云：「薄暮登樓眼，山前落日斜。晴雲低海角，孤嶼迴天涯。隱隱靈鼙鼓，迢迢逐浪槎。牧人歌犢背，淒切入秋笳。」

平臺之役，施琅成之，而倡之者爲姚啓聖。若以史法而論，則啓聖爲滿人之功臣，而漢族之賊子也。全謝山先生「鮚埼亭詩集」，有姚君述祖出示家傳，因屬重撰墓碑之詩；詩中所謂少保，則啓聖也。茲錄於此，以實詩乘。

「峨峨少保昔專征，坐嘯能招橫海鯨。仗劍近臨歐冶地，受降遠度荷蘭城。勞臣報國天誰障，功狗攘封衆未平。勛冊到今留秘篋，文孫何以振家聲」（少保招來之績，實在施將軍之上，後竟爲所掩；實非余一家之言，閩人皆言之）。

「七鯤身畔紀穹碑，楊僕樓船未足推。樵牧不貽賜姓媿，干旌頗爲幼安馳。孫枝如爾真梧竹，先烈歸天壯尾箕。試向石渠詢信史，平淮莫用段家詞」（故太僕斯庵沈公居臺二十餘年，少保欲送之歸甬上而不果，後竟卒於臺）。

「曾聞跋扈少年場，家具曾無儋石藏。辛霧一朝傳豹變，炎雲萬里破龍荒。澎湖毒浪先歸命，越絕神山並有光。爲卜高門終復始，請看喬木蔚生香」。

按謝山名祖望，字紹衣，浙江鄞人也。乾隆元年成進士，授庶吉士，著「鮚埼亭文

集」，又輯「甬上耆舊詩集」；眷懷勝國，表彰遺賢，一時文壇，稱爲泰斗。

謝山又有碣石行一篇，則詠故都御史徐公孚遠事也。徐公久居思明，後隨延平入臺。及延平薨，去之碣石，總兵吳六奇匿之，全髮以終。六奇亦人傑哉！詩曰：「子遺孤臣頭雪白，不死東寧死碣石。吾戴吾頭吾知免，一枝幸藉將軍力。冥鴻何處覓安宅？老熊帳中堪避弋。鴟鴞不敢加彈射，幾社故人最生色。夏公感歎，何公喜，更有陳公同太息，相與驚魂且動魄。謂斯人者從何來，古心所照天地碧，碣石風雷生畫戟。誰知中有柳車客，海王爲之司眠食，朝看揚潮汐重汐。在昔韓王亦無輩，竟賣鍾離足長喙」。

臺灣八景之詩，作者甚多，而少佳構。余讀舊志，有臺廈道高拱乾之作，推爲最古。拱乾，陝西榆林人，蔭生。以康熙三十一年就任，延聘文人，創修「府志」。秩滿，陞浙江按察使。

安平晚渡云：「日脚紅彘壘，烟中喚渡聲。一鈎新月小，幾幅淡帆輕。岸濶天遲暝，風微浪不生。漁樵爭去路，總是畫圖情」。

沙鯤漁火云：「海岸沙如雪，漁燈夜若星。依稀明月浦，隱約白蘋汀。鮫室寒猶織，龍宮照欲醒。烹魚沈醉後，何處曉峰青」。

鹿耳春潮云：「海門雄鹿耳，春色共潮來。二月青郊外，千盤白浪堆。線看沙欲斷

，射擬弩齊開。獨喜西歸舶，爭隨落處回。

雞籠積雪云：「北去二千里，寒峰天外橫。長年紺雪在，半夜碧雞鳴。翠共蛾眉積，炎消瘴海清。丹爐和石煉，漫擬玉梯行」。

東溟曉日云：「海上看朝日，山間聽曉鐘。天開無際色，人在最高峰。紫閣推粧鏡，咸池駭浴龍。風流靈運句，灼灼照芙蓉」。

西嶼落霞云：「孤嶼澎湖近，晴霞返照時。秋高移絳樹，海晏捲朱旗。孫楚城頭賦，劉郎江上詩。淋漓五彩筆，直欲補天虧」。

澄臺觀海云：「有懷同海濶，無事得臺高。仙憶安期棗，山驅太白鰲。鴻濛歸紫貝，腥穢滌紅毛。濟涉平生志，何辭舟楫勞」。

斐亭聽濤云：「島居多異籟，大半是濤鳴。試向竹亭聽，全非松閣聲。人傳滄海嘯，客訝不周傾。消夏清談倦，如驅百萬兵」。

仁和郁滄浪茂才永河，性好游。康熙三十五年，自省來臺，躬歷南北，遂至北投煮礮。臺北初啓，草莽瘴濃，居者多病，而滄浪冒危難，嘗困苦，以竟其事；亦可謂之奇男子也。著「稗海紀遊」等書，有臺灣竹枝詞八首：

「鐵板沙連到七鯤，鯤身激浪海天昏。任教巨舶難輕犯，天險生成鹿耳門」。

「雪浪排空小艇橫，紅毛城勢獨崢嶸。渡頭更上牛車坐，日暮還過赤嵌城。」
「編竹爲垣取次增，衙齋清暇冷如冰。風聲撼醒三更夢，帳底斜穿遠浦燈。」
「耳畔時聞軋軋聲，牛車乘月夜中行。夢回幾度疑吹角，更有床頭蟋蟀鳴。」
「蔗田萬頃碧萋萋，一望葱龍路欲迷。網載都來糖廩裏，祇留蔗葉餉群犀。」
「青葱大葉似枇杷，擁腫枝頭看白花。看到花心黃欲滴，家家一樹倚籬笆。」
「肩披鬢髮耳垂璫，粉面朱唇似女郎。媽祖宮前鑼鼓鬧，侏儻唱出下南腔。」
「臺灣西向俯汪洋，東望層巒千里長。一片平沙皆沃土，誰爲長慮教耕桑？」
按第六首係詠番花。番花則貝多羅，葉比枇杷而大，花白，五瓣，心黃，香味濃烈，插枝則活，且易長。

滄浪遊臺之時，頗有吟詠，爲錄數首：

渡黑水溝云：「浩蕩孤帆入渺冥，碧空無際漾浮萍。風翻駭浪千山白，水接遙天一綫青。回首中原飛野馬，揚舲萬里指晨星。扶搖乍徙非難事，莫訝莊生語不經。」

舟中夜坐云：「東望扶桑好問津，珠宮璇室俯爲鄰。波濤靜息魚龍夜，參斗橫陳海宇春。似向遙天飄一葉，還從明鏡度纖塵。閒吟抱膝危檣下，薄露泠然已濕茵。」

途次牛罵社云：「番舍如蟻垤，茅簷壓路低。嵐風侵短袖，海霧襲重梯。避雨從留屐，支床更着梯。前溪新漲阻，徙倚欲雞棲。」

臺灣宦游之士，頗多能詩，而孫湘南司馬之「赤嵌集」爲最著。湘南名元衡，安徽桐城人，以拔貢生出仕。康熙四十二年，任臺灣海防同知，慈惠愛民；事載「通史」。抵臺灣云：

「八幅征帆落遠空，蒼龍銜燭晚波紅。州前竹樹疑歸後，天外雲山似夢中。鹿耳邊纓分左路，鯤身沙線利南風。書名紙尾知無補，著得詩筒與釣筒。」

「浪言矢志在澄清，博得天涯汗漫行。山勢北盤烏鬼渡，潮聲南吼赤嵌城。眼明象外三千界，腸斷人間十二更。我與髯蘇同不恨，茲游奇絕冠平生。」

「赤嵌集」有颶風歌、海吼吟、日入行諸作，健筆凌空，蜚聲海上，足爲臺灣生色；茲錄於此，以實詩乘。

颶風歌：「九瀛怪事生微茫，瘴母含胎颶母長。虹蓬出水勢傾墜，雲車翼日爭廻翔。須彌山下風輪張，獐悍燦怒天爲盲。塤然於扶桑之木末，吞吐夫天池之巨洋。訇哮簸蕩鼓神力，不崇朝而周廻於裸人之絕國、黑齒之窮鄉。颶殿颶殿無不有，一一塚壠塵飛揚。突如神兵交萬馬，崩若秦家天地瓦。旋颺起中央，沙礫盡飄灑。繫身最屢挂坤軸，羲轂軒軒欲回輅。怒鯨張齒鵬奮飛，涸鱗陸死鹽田肥。嗟哉！元龜入殼避武威，伏蟲盡蹂躪，植物將誰依，東門大鳥何時歸。我聞山頭磐石墜海水，夔鼓轟騰五百里；戰舸連檣吹上山，乖龍罔象迫遷徙，萬人牽之返於沚。烏乎！海田幻化良如此。又有麒麟之颶